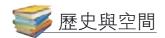
傳真: 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賞荷:古人的夏日情懷

園林池塘的嬌寵。初伏當日,筆者與閨蜜一起驅 湖面積超萬畝,直可與杭州西湖、武漢東湖媲 美。碧波蕩漾中荷花飄香、清風習習,我們乘一 條古色古香的游舫,穿行於荷葉覆蓋的湖面,大 朵大朵的蓮花或粉紅如丹、或潔白似玉、或紫得 令人想起「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江南 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古詩來。

荷花,又名蓮花,古稱芙蓉、菡萏、水芝、君 子花、六月春等等,係蓮屬多年水生草本花卉。 其莖長而肥,葉呈圓形,花瓣多數,花色有紅、 粉、白、紫等,它又分為藕蓮、子蓮和花蓮三 日荷花別樣紅」佳句,即是對美麗荷花的生動寫 照。荷花自古為中國名花之一,它「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高貴氣質歷來深受古賢讚 賞,故有「花中君子」之譽。

荷花與梅花一樣,是中國人最喜愛的花卉之 一。作為中國的原產水生植物,早在先秦時期, 種荷、賞荷之風就在我國盛行了。古代最早的詩 歌總集《詩經》中便屢見荷花的身影。《詩經‧ 陳風‧澤陂》唱道:「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此處「陳風」指陳州 的民風,而陳州正是今天的河南省淮陽縣一帶, 詩中「澤陂」指的是淮陽龍湖。可見早在數千年 前,中原少男少女就在龍湖邊談情説愛了。

古人稱六月為「荷月」,荷為「花盟主」, 「六月賞荷」乃是國人度夏的一種文化風俗。荷 花原來長於水澤之地,欣賞起來頗有不便,還缺 人文氣息,聰明的古人於是「人工干預」——挖 池種荷、築亭看花。於是出現古代最經典、至今 仍盛行的賞荷方式——「池賞」。最早的「池 池」就是最早的「池賞」傑作,美女西施也因此 成了古人眼中的「荷花神」。

説起古賢的愛荷,不能不提宋代理學家周敦頤 著名的《愛蓮説》了,其中「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名句銘記 在心。它寫絕了蓮花的外形與內涵美,也凸顯作 者高潔的情懷和操守。歷代英賢大都喜愛荷花。

又到美麗的「賞荷季」。荷花乃全國各地各大 1916年仲夏,孫中山偕宋慶齡忙中偷閒,自上海 去杭州遊覽,見西湖盛開的荷花大喜道:「中國 當如此花耶!」凸顯出中山先生的秉性與品 格——他不羡雍容的牡丹、芬芳的桃李,惟願國 人如荷花般高潔純淨,將來像蓮花般名揚四海。

> 「池賞」經過一段時間推廣,皇家搶得先機。 隋都長安城東南隅原有皇家「宜春苑」,園內的 曲江池經過一番改造,遍植荷花,更名為「芙蓉 園」。唐玄宗李隆基對賞荷也情有獨鍾。據《開 環一起賞荷:「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 帝與貴戚宴賞焉。」至盛唐,開鑿荷池儼然成為 一些豪宅的「標配」和時尚了。當年白居易在成 都郊外建有一個「草堂」,也特地在堂前開挖一 爿池塘,養魚種荷,他寫下《草堂前新開一池養 九枝。繞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 呼作白家池。」古人賞花講究格調,尤愛附庸風 雅,或飲酒品茗、或撫琴吟唱,美其名曰為「酒 賞|、「茶賞|、「琴賞|、「曲賞|。明代文 人官員袁宏道在其《瓶史·清賞》中將賞荷總結 出三個層次:「茗賞者,上也;談賞者,次也; 酒賞者,下也。| 凸顯出人文精神,堪稱卓見! 古人的挖池養荷,既美化了環境,又創造一個夏 日避暑賞花的好去處。詩人劉禹錫在《劉駙馬水 亭避暑》一詩中描述了劉駙馬家的荷花池,環境 幽雅官人, 在水邊納涼賞荷還可享用冷飲和美 食,被劉禹錫稱之為「盡日逍遙避煩暑」。

> 賞」。就是將荷花移植進水盆、水缸,乃至水碗 帖》中曰:「敝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 花,相繼不絕,今已開二十餘枝矣,頗有可觀, 恨不與長者同賞。 | 王羲之盆賞荷花屬於「千葉 蓮」、「千瓣蓮華」,為多瓣白蓮花,很適合盆 「佛座蓮」。古賢還研製出讓盆栽荷花變色之 法,蘇軾還研製出「將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 的「瓶中荷」,被譽為「瓶賞」、「瓶養」和 「室廬觀花」。至明清,「盆賞」、「碗賞」、 「瓶賞」大行其道,這種濃縮的微型荷花,小巧 玲瓏、美不勝收,大受歡迎!

古賢描寫荷花的名篇多了去了。以唐詩為例,

為傳?坐看飛霜滿,凋此 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 托華池邊。」王昌齡《採 蓮曲》寫道:「荷葉羅裙 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

歌始覺有人來」,李商隱

的《無題‧其二》曰:

……春心莫共 子方》了:「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 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夏日 的西湖風光與其他時節截然不同,藍天下無垠的 碧綠簇擁着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驕陽輝映下何等 鮮艷繽紛、吸人眼球!

■馬佳

詩畫不分家,古代荷花圖也數不勝數。我在北 京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見到不少絕美荷花。其中有 南宋吳炳的《出水芙蓉圖》,以特寫手法將荷花 的雍容外貌和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質,刻畫得淋漓 盡致。而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見明代徐渭的《黃 甲圖》,構圖洗練、佈局奇巧,作者以淋漓的墨 蟹, 讀來饒有情趣。明代王冕最是畫荷聖手, 他 的荷花圖曾名噪一時非常暢銷。朱耷、八大山 人、俞淑貞和近代的張大千等大師也以畫荷馳 名。張大千1949年在香港得知新中國即將成立, 畫了一幅《荷花圖》欲贈毛澤東主席,上書「潤 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籌備會時,將此畫面呈毛 澤東。毛收到後非常感激,託何向大千先生致 謝,將其掛在書房,此畫現藏於中南海毛澤東故 居。看到此畫,猶覺清風撲面、養目養心,欣然 中重溫一代偉人與繪畫大師的一段交情,更對荷



■ 葉 輝

螺洲曾為放逐之地

載,在蘆洲(現稱螺洲)上骸 年7月,從事魚類買賣的證人黎 金成親赴螺洲一行,見到有400 人被收押,均為日本憲兵以兩 艘船載到此島放逐,任由自生 自滅,島上並無民居亦不能生 產,被放逐至此為死路一條。

據其後螺洲對岸鶴咀村居民 吹來的慘叫聲;當抵達時遂見 到骸骨處處而滿目瘡痍,形成 恐怖景象,約有400名死者, 多為餓死或游水逃生時溺 雖則與鶴咀僅咫尺之 遙,當中稱為雙西門的海面水 流極為湍急,據説有人曾試圖 海。

在海邊高聲呼叫,但漁民豈敢 前往救人呢?一則懼怕遭日軍 遇上而招禍,二則漁民亦朝不 保夕;有漁民憶述,入夜後聽 聞螺洲傳來的慘叫聲為之心膽 俱裂;在飢渴交迫之下,不少 人倒斃在海灘一帶的石頭上, 有些屍首則被潮水沖至海上而 隨處漂流,漁民見到只好合十 祝禱,皆因他們無錢購買香 燭

此島也曾列為可開發的新土 地資源之一,開發方案包括將 島上的小山移平,復以泥石為 材料,構建一條連接港島南端 赤柱半島的地峽; 然而, 此一 方案在早期諮詢即被否決;其 後亦有在島上開發旅遊, 比如 建賭場,俱無疾而終;查實螺 洲在港島東南面而在蒲台島附 近;島上怪石奇多,比如情人 石、腳板石、哨兵石及螺肉

話説《工商日報》1947年所 岩;螺洲門為本港海域最深之 處,位於海平面下深達70米, 闢作「爆炸品傾倒區」,棄置 尚未爆炸的爆炸品。

> 且説水下考古總會也曾到本 港最深的螺洲門海底,探索紀 律部隊丢棄的爆炸品,從而改 寫本港潛水史, 創深潛紀錄; 此處水深達70米,故從未有潛 水員膽敢挑戰,兩名水下考古 總會成員勇闖海底, 克服浪 大、水濁及巨大壓力等不利因 素,雖僅在海底停留兩分鐘, 但已徘徊於生死邊緣了。

主席胡名川及中文大學體育 部一級導師鄭毓全均為資深潛 游水至赤柱,卻都淹死於大 水員,深入海底挑戰,另有三 名潛水好手在35米的海底支 就在缺水缺糧之下,不少人 援,潛至60米時,他們因吸入 過量氮氣而中樞神經遭受影 響,那種感覺就像飲醉酒,幾 撐而不斷下潛,僅數分鐘就像 一世紀,最終抵達漆黑一片的 海底;據任職水警的胡名川憶 述,當時他們並未忘記任務, 仍然奮力撥開淤泥以尋找爆炸 一股濃烈近似香檳味,讓人昏 昏欲睡,他們其時知道身處險 境,加上水壓極大,就只好離 開,直到回升至35米與隊友會 合才覺得放心。

> 兩人經近一小時探索,雖面 露疲態,但難掩內心興奮;據 胡名川的潛水計時錶所顯示, 他們曾潛到70.4米,打破本港 舊有的深潛50米紀錄;水下考 古總會擬安排更多人前往探 索,或到南丫島海底搜尋飛機

> > ■ 賀越明





清空冰箱

輕搖動紙扇。聽不到電視機的聲音, 掃手機屏幕的心癮,絕不會在路中急 亦沒有傳來收音機的廣播,關上電停或慢行來使用手機。 腦,連十指也暫時不在鍵盤上起舞, 法例規定的固定電力裝置檢查工程, 必須停電半天。

這數個小時內,各個單位、公眾地 應,並勸住戶把室內所有電器關掉, 以免電力恢復供應之時會發生意外。 手,食水自然流出;按下馬桶水箱的 然不同的感受。 按鈕,鹹水立即湧出;電力從沒間 連繫到世界各地,好像一切都是唾手 應。 可得。可是, 這天所有照明系統、電 視系統、網絡供應、升降機、食水及 鹹水正在暫停,全皆變得遙不可及, 只能靜待。電腦無法連接網絡,亦把 清空,再累積,循環不止。

艷陽高照,悠閒在家。關掉電器, 手機放在一旁,沒用它以流動數據來 扇子搧涼,閱讀書籍,浮想聯翩。今 上網。停電期間,證明我沒有患上 日,天氣依然略為悶熱,房內的電風 「斷網焦慮症」,絲毫不會因為無法 扇扇葉卻沒有如常轉動,僅是用手輕 上網便感到惶恐,亦沒呈現想用指尖

■ 星 池

停電半天,因家中沒養魚等,除了 鍵字時的音樂亦消失。四周特別寧 貯好用水之外,最重要僅是清空電冰 靜,屋外走廊在欠缺自然光線下亦變 箱。沒電供應,必須冷藏的東西便會 得灰暗。無可奈何,此時大廈正進行 變壞,因此須提早把此等食物先吃 掉,也不能買這類食品。此時,瞥一 瞥電冰箱之內,看似比平時更為寬 大,而且能順便清潔一下。世事皆如 方及服務設施的電力均會悉數暫停供 是,隨時間愈增,堆積的東西愈多。 有時候,收拾各種櫃子之外,也可嘗 試清洗自己的心靈,除去多餘的人與 居於城市,安坐家中,只要抽起把事,或許能瞧見不一樣的風景,有迥

忽然,隱約聽到冰箱再度運作的聲 斷,恍若一呼喚,燈便會亮起,升降 音,然後,透過門眼看屋外走廊,照 機瞬間穿越十數樓層,電腦和電話更 明系統已亮起,證明電力已恢復供

> 瞥一瞥掛鐘,比預計早完成檢查。 一切回復正常,將會搭乘升降機,出 外購買一點食品,放回冰箱。累積,

生活點滴

有位居住南粤而原籍北京的友人,難免故 土情結,微信朋友圈存有不少關涉京城的文 圖。前些日子轉入一篇博文:《您還記得原 嗎?》,勾起了圈中讀友的懷舊心緒,接踵 跟帖,七嘴八舌,主要聚焦於那兩家飯館的 大名。對山東館子我一無所知,而山西館子 似有印象,看回憶名字的帖子好像都不對, 忍不住也進去鍵入一行字:「山西館子名叫 廚師在小半隻西瓜上雕出了各種花的形狀, 花甲的晉陽飯莊,已躋身於餐飲業的「中華 晉陽飯莊……」但很快察覺有誤,因博文描 感覺挺神奇!從此,便記住了這家山西館 老字號」;而且老當益壯,不僅在北京本 述那家山西館子,「似乎只賣一種東西—— 子。能夠記牢它的名字,還因為在圖書館翻 刀削麵」,況且作者每次路過的時候,「都 過一本名為《晉陽秋》的書,知道晉陽是山 能看見門口的地上、窗台上、蹲着的人腳邊 西省會太原一帶的古稱。 上雜亂地堆放着沒收拾的碗和蒜皮之類,顯 得亂糟糟的」。這般情形與我的記憶不太相 老北京的飯館起名字是有講究的。他的長文 草堂筆記》的大文人,生前不會想到,住了 符,於是趕緊刪掉留言,得免貽笑大方。

子,檔次明顯高出許多,儘管見過的是上世 紀七十年代中的面貌。一九七四年暑期,我 還在上初中,由滬赴京探望借調某部機關工 他進了這飯館。那頓飯吃了什麼早已忘記,

京城一飯莊

枱面,父親當時特地叫我去看一下。其實, 母親常在家裡做山西麵食,光麵條的變種就 有好些花樣,如刀削麵、拉麵、揪片、撥 見過。曾聽聞本事大的廚師做刀削麵,左手 托一塊麵在頭頂上,右手拿刀朝滾着熱水的 鍋裡削,可以齊刷刷削出一鍋麵條。那天我 肯定沒欣賞到那麼精湛的技藝,但看見有個

按「天下第一寫吃之人」唐魯孫的説法, 《吃在北平》憶述,民國初年夠得上叫飯館 我的印象裡,那家名叫晉陽飯莊的山西館 的,最盛時約有九百多家,將近一千家。大 然開了一家飯館! 的叫飯莊子,有寬大的院落,幾處跨院,能 辦幾十、上百桌酒席;中等的叫飯館子,供 的大小飯館就餐,而唯一留有較深印象的就 應成桌筵席和小酌為主;小的叫小飯館或二 作的父親,有個星期天説去吃老家飯菜,跟 葷舖,專賣小吃,不辦酒席。可見,僅從晉 陽飯莊這名字,也能大致看出其規模和水準 戴。一想到這家飯館,心裡就惦念下回進京 但還記得入門處有石級,裡面青磚鋪地,面 了。即使在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的「文革」時 積很大,天花也高,很有氣派,與上海的飯 期,它的經營亦屬上乘,非一般的飯館可 重溫和對比少時所見,還能順便參觀近旁宅 店格局及裝飾不同。進門左側有廚師操作的 比。當然,晉陽飯莊不會在唐魯孫心目中的

飯莊子之列,因它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才 開辦,而唐先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已去 了台灣。

上述那篇博文末尾有交代:「山東飯館 山西飯館早已經都拆了,在兩個飯館兒的原 址上又蓋了大樓,就是現在的香港美食 城。」那麼,晉陽飯莊又如何呢?我好奇地 上網搜索了一下,發現論資排輩之下,未及 地, 環到東京開了分店。

更令我吃驚的是,早年去過的晉陽飯莊, 所在地乃紀曉嵐故居。那位清朝乾隆年間領 銜編纂《四庫全書》的大學士、著有《閱微 幾十年的府第,幾經易手,一個半世紀後居

迄今我去北京大約七八趟,曾在不同檔次 是晉陽飯莊,雖然只在年少時到過一次。白 雲蒼狗,往事依稀,如今憶及還差點張冠李 無論如何要尋路登門,不僅品嚐三晉風味, 院裡那著名的「閱微草堂」。

豆棚閒話

門,夜幕中校門口總是人頭濟濟,多半是驅 車前來接孩子的家長,支着一輛電瓶車,翹 三兩兩放學的孩子,步履急促而不見輕快, 匆趕路,車子絕塵而去,身影消失在路燈閃 爍的夜色裡。

每見此情形,我就額手慶幸:幸虧我沒有 孩子在讀書,否則哪得如此輕鬆?夜晚我打 着飽嗝優哉游哉散步之際,大多數家長卻下 班未及備炊就守候着晚歸的學子, ——嗟 長也委實太操心啦!

一番嘆息,不由回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 我們讀中學那個時候的情景,雖然學業負擔 並不見輕,可日子過得輕鬆自如,我們的家 來候接,因為我們放學大多在四點半左右, 太陽尚未下山,路上也安全太平。

説那時學業並不見輕是真的,初中和高中 時的競爭也很激烈,高考的錄取率遠低於現 但「素質教育」不是憑空的口號和裝點門面 稱好。換了現在,試試看?

校園雜說

中學,連續幾年高考的錄取率近百分之五 十,在蘇州奪了桂冠。在這樣的學習環境 首張望着,有的手裡還托着點心,臉上的表 裡,當然是不敢懈怠的,但好像覺得也不必 學)呀。並且在校時除了上課,課餘可以有 臉上大抵寫滿了疲憊,再而後就是孩子們次 許多自由支配時間,體育鍛煉、文娛活動、 有的同學課餘研製了高頻熱合器,為化學實 驗室每個座位安裝了節能型自來水;我喜歡 的是創作和表演,便自行組織了一個學生劇 團,一本正經創作了小話劇和曲藝節目,排 練後參加全校的會演。那時,每周末,學校 夫,如今讀書的孩子委實太辛苦,孩子的家 都有遊園活動,篝火晚會、跳集體舞,真是 豐富多彩,令人流連忘返。我們是六六屆高 中生,倘不是「文革」驟興,很多人都能考 上大學的,儘管如此,被「文革」和「上山 長根本用不着擔什麼心思,更不必到校門口 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就進入了大學的校門。我 軸的兩側大書一副對聯: 想,這應該是當年踐行的真正意義的「素質

現在全社會都在大談特談「素質教育」,

教育」修成的「正果」。

晚飯後散步,天天都會經由一所中學的校 時,一般在百分之十到二十。我讀的是重點 的飾物。有的學校一面「倡導」着「素質教 育」,一面仍懾於「升學率」的指揮棒,加 班加點、填鴨式……以為非如此不能功德圓 滿。學校之間互相攀比着,家長之間互相較 情頗見複雜,既殷切、亦焦慮。而後便是三 要忙到「兩頭黑」(天未亮到校,天斷黑放 勁着,培訓班如雨後春筍般叢生,整個社會 都被鼓搗得熱氣騰騰而神經兮兮。我們說 「可憐天下父母心」其實也「可憐天下學子 第跨上了電瓶車的後座,隨着父親或母親匆 包括各種各樣的興趣小組活動,足可盡情發 心」、「可憐天下教師心」。我記得我們那 揮每個人的創造潛力。記得高中時,我們班 個時候,家長們「望子成龍」之心並不急 迫,教師們對「升學率」的追求也遠沒有現 在這般厲害,自然,廣大的學子也絕沒有現 在這般大的壓力。氛圍都相對的寬鬆,於是 學生們的創造力就因之升焉。好比田裡的泥 土,踩結實了,莊稼就長不壯實,翻鬆了, 莊稼就能茁壯成長。有句話叫做「功夫在詩 外」,要寫好詩作好文,功夫在於洞明世 事,練達人情。嘗記得那時有一次上化學 課,任課教師剛把「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下鄉」耽誤了十餘年,我們中仍有許多人在一掛出,我便和另一位同學走到黑板前,在圖

> 氫氧成水,五湖四海浪滔滔 **鈉氯為鹽**,七葷八素鹹溜溜

化學老師見之,非但沒有動怒,反而點頭

■ 吳翼民